



浦子

# 心守一方乡土 笔筑“王庄百年”

□浦子/口述 魏桦/整理

浦子，原名潘家萍，1957年出生于宁海，从一个农民成长为了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的乡土文学作家，与寻根派作家相比，浦子是从乡间阡陌直接生长出来的。

2006年开始，忙里偷闲的他进行着“王庄百年”系列创作。2008年第一部《龙窑》问世，这是“王庄百年”系列的母本，以后系列小说的人物，都是这本书的绵延。浦子以王庄为基点，要用18部长篇小说来聚焦这个村庄。20年来，他已经完成了10部。有学者认为，他的无构思写作方式，以及用10多部长篇小说聚焦某个区域，在国内文坛是罕见的。

他不反对网络爽文，也不羡慕畅销书，只是执着地坚守着严肃文学的阵地。浦子的终极目标，就是在有生之年构建虚拟的王庄空间，完成百年浙东农村沧海桑田风土人情之观照。

在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，笔者有幸与浦子聊天，听到了他的自述——



## 从田埂走向文坛 人生被文学“调度”

1974年1月，高中毕业后的我，回乡做了两年农民。插秧季节，队长派我去耙田，我双脚踩在耙杠上，吆喝一声，牛就拉着我踩着的耙往前大踏步走去，有了人生第一次的驾驭感，这与我好多年后驾驭文字，完成一部部长篇小说的感觉有着惊人的相同感。在做农民时，经常与同村的国画大师潘天寿的两个弟弟一起弯腰耘田，累了，立起后都相视呵呵一笑。几百年前就是一家人，血缘上的近，连憨厚的笑也有些相似。

或许是因为我在中学时的成绩优秀吧，公社成立电影放映队后，就让我当了放映员。我坐在放映机边，连续10多天同时观看一部电影，都能够背出里边的情节甚至人物对话了。我想，这样的故事我也能够写出来。

后来，我考上了驾驶技校，毕业后在县货运站成为一名调度员。那时候全县就只有七八辆货运汽车，承担着全县所有陆上的货物运输，而这些车辆都是我调度的。这个职业让人挺有成就感，可我一直“不安分”，业余时间读电大中文课程，还与同学们一起编印一本油印杂志《文峰塔》。那时，我突发奇想，谁来“调度”我的人生？

我坐在调度室里，偷闲写出短篇小说《迷人的弧光》，并发表在1991年12月的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上。这在小小的县城，引起很大轰动。收到杂志的当天，我心里说，这辈子就干文学这活了。

1995年，我调到刚复刊不久的《宁海报》，做了几年记者后，县委报道组缺人，又把我调到那里，一干就是8年。后来，升职为县委宣传部负责新闻宣传和理论工作的副部长，每天忙得陀螺似转，可就这样的环境，也没有磨灭我想当作家的初衷。

## 以王庄为根，无构思写就百年乡土长卷

在县委宣传部任职的15年内，自以为人生最为繁忙的时间里，我完成了长篇小说“王庄三部曲”。第一部《龙窑》的出版，就在全国打响，这部小说因此入围当年的茅盾文学奖评选。三部曲出版后，再次入围茅盾文学奖评选（系列外的一部长篇小说《长骨记》入围第11届茅盾文学奖评选，另有散文集和长篇报告文学3次入围鲁迅文学奖评选）。2017年退休后，由原来的业余写作变成专业写作，文学写作一发而不可收。

因为每天坚持写作，刚开始几年，几个月就能完成一部长篇小说，一年完成两部是常态。这种大闸放水式的创作，让我觉得有完成一个系列的可能。于是，初步确定为18部，系列小说的总标题确定为“王庄百年”。目前已经在创作第11部《眠床》，离目标已经越来越近了。

有人说我是乡土作家，我不否认，我出身农民，至今仍在忙农事。在繁忙的创作之际，我还经营着两个“自留地”，一个是我的菜园，所种的蔬菜足够我们小家庭食用，另一个是微信公众号：“浙东文学”。在“浙东文学”的首页上，赫然写着办刊宗旨：当代浙江东部的文学现象，构建中国文坛的独特存在。事实也是这样，这个平台上，集结了中国文坛的一流作家、学者，推出了好多一流作品。（而这些作品，都有着与我收获茄子、南瓜、土豆时一样的慰藉。）

巴尔扎克说，我所写的是整

个社会的历史。这个就是我的创作圭臬，我的小说是人的七情六欲构成的整个社会的历史，这个话是在写了10多部小说以后的总结。其实一开始的创作，没有这样理性地思考，更多的是感觉和情绪。感觉是所见所闻，包括前人的书籍和经验，是基于外来的刺激。而情绪是促使我拿起笔来的最大力量。我的情绪常常像一座大山，背在我的思想中，有时候又像是一辆巨大的火车，在我的思维深处一直在拉动我。说有大山，是觉得头脑里有用不完的素材，说有火车，是创作的欲望，且持之以恒，连续不断。在冠庄做农民时，没想到以后这里成了我虚拟时空的王庄。冠庄乡亲多姓潘，乡里乡亲都有着血脉传承，一个个的小人物，就是我的小说的主角。而冠庄，就是“王庄百年”源源不断的创作本真源泉。

因为没有事先构思，就不受约束，就有更大的创造空间。我以为，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同质化严重的今天，用我的办法就能够避免。

因为是情绪，就没有明确的指向。我只是限定了一个时间框架，从清末到当代的百年时间。有学者评价我的系列长篇，为读者铺开一幅横跨晚清至20世纪中叶的民间生活长卷，以天马行空的奇思、元气淋漓的叙事，解构世俗桎梏，书写最真实的生命力量，成为当代乡土文学中极具辨识度与思想深度的诚意之作。

## 《祥云》照见人间烟火，笔墨寄放赤子初心

刚刚出版的《祥云》的创作同样没有事先的构思，故事很简单：远方飘来的祥云遮蔽天空，王庄陷入一片黑暗，眼前的世界骤然消失，可生活依旧滚滚向前，庄里的各色人物纷纷登场，在黑暗的假面之下，上演着一幕幕鲜活的人间悲喜剧。最后去黑暗见光明，这很正能量吧？

在《祥云》里，我写了关于人的梦，关于人性的揭示和批判。犹如一只深潭，鱼在水底，只有抽干了水，或者撒下大网，才能让各种鱼儿在那里跳跃。

小说里没有英雄叙事，这里也没有刻意的说教，只是以虚构的故事说明世界的真理。我说的口气完全是农村田头地角农民式的，在小说最主要的“第一部”说了8组环环相扣、万花筒式的民间故事：比如生产队放水员深陷温柔生活的牵绊，破庙之

中姐妹受难获生灵庇护，婚礼之上巧妙计成全有情人，耕田人家历经波折终得骨肉团圆……故事里有乡间田头的烟火琐碎，有世俗伦常的压抑束缚，更有冲破桎梏的本能渴望，每一个情节都源自民间口头文化的滋养，粗鄙却真诚，荒诞却动人，将原汁原味的乡土生活与人性本真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至于语言与风格上，我看到过一位评论家的分析：《祥云》延续了浦子独树一帜的创作格调，兼具浙东大地的狡黠与硬气，又带着南方乡土的温润与妩媚。文字不避粗俗、百无禁忌，却字字透着对民间的深情，句句藏着对生活的体悟，说白了，就是直接站在老百姓中间写作，是从民间内部生长出来的声音。

可我不是有意为之，而是自觉。